

責任編輯：張旭婕
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

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Life of PI小說中有一個小情節，電影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沒有拍出來，就是阿寶父親開設的「動物園」，其中一個神秘幕帳，帳外註明「最危險的動物」，觀眾掀開帳幕進來，裡頭什麼四足動物都看不到，只有一面正向入口處的鏡子，就是說，觀眾親，便這樣狼狽地受過虐待的小貓，這不止夠諷刺，而且還是事實，好幾個世紀前西國家暴君對罪犯施行慘無人道的酷刑，比諸虎豹豺狼對牠的獵物，殘忍程度就不止千百倍，遠的不說，多日前網上瘋傳受過虐待的小貓，兇手便正是「最危險的人型動物」。

虎毒不食其子，可是今日有些殘酷型動物，私慾得不到滿足，每可以把你心一橫抱子跳樓跳海，豈不是比猛獸更狠毒？猛獸不外只為飢餓和防衛自己生命而互相殘殺，吃饱後身處安全地方，也不會無故傷害其他動物，但是「最危險的人型動物」，飽暖之後為圖一時之「快」（不明白「快」從何來）就可以無緣無故傷害其他生命，大如脫不掉軍國主義惡行的野心國家，小如長尾絕人性的貓鴉。別說至善若水，水若猛起來，也是足以令人毀家喪命，同樣，有些人出生之初疑似本善，成長後就算不是兇在本能，只要有個兇殘無比的大腦，最毒辣最殘酷的惡招都得想出來。

莫言為自己筆下描述的暴力解說好幾千字，他難以令人有同感，儘管他依然是我的偶像，他的文學價值不容否認，文字也的確極具魅力，但是他過分描述暴力。松本清張的小說之所以令筆者着迷，正在於他只重描述兇手殺人心理，筆鋒下從不帶血。

立法會通過一項無約束力的動議，要求政府於明年三月底前增發免費電視牌照。計劃中，本來預算今年年底發牌，明年年中就可以啟播，但如今又要推遲幾個月。不過，既然都已等了三年，也不介意再多等幾個月。發牌事件雖然一再遭到兩間現有電視台的反對，指會分薄廣告收益，但事實上到目前為止，未見其弊，已先見其利。首先，公眾都會注意到無線承諾明年會加入，並發放一點七個月月薪的花紅。雖然總經理李寶安否認是因挖角才以銀彈留人，但明眼人也好清楚確實是因為有新競爭者加入的緣故。不過，事實上並非所有員工都劃一有一點七五個月的花紅，一般只是極少數最低層員工才會得到，其餘的大多只有一個月花紅。不過，這至少已比昔日好得多了。若干年前，那時因為經濟環境欠佳，員工需要凍薪，遇見幾轉，亦未見有特別調整待遇。記得當我晉升為高級編劇時，當時才有了三百元人工，想請家人吃餐飯也不夠。今天，即使是見習編劇的加薪也比我當年好。上星期一個飲宴上，遇見幾位舊同事，他們坦白地跟我說，多得我們的努力，爭取發牌。

其實想改善員工待遇，除了加薪之外，亦應在工作時間上作出調整。李寶安曾提到計劃明年實施五天工作制。所謂五天工作制在電視行業根本好難實踐，最多只有少數的文職工作能受益。莫說五天工作，有時趕工期

## 未見其弊，先見其利

聚客台  
孫浩浩

## 最殘酷的動物

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遊的重點，舊城是耶路撒冷的精粹所在，苦路則是耶路撒冷舊城的靈魂。

所謂的苦路，指的是耶穌被判死刑，背著十字架，由比拉多衙門，到加爾瓦略山上所走的一段路。而拜苦路的儀式，就是追念耶穌在這段路上所受的種種苦辱及慘死。

相傳耶穌升天後，聖母常到這段路上去憑弔他聖

紀，方濟會士聖良德大力宣傳拜苦路的敬禮，並確定為十四站。在現代的聖堂內，幾乎都有這「苦路十四站」的圖像。

## 苦路走一回

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遊的重點，舊城是耶路撒冷的精粹所在，苦路則是耶路撒冷舊城的靈魂。

所謂的苦路，指的是耶穌被判死刑，背著十

字架，由比拉多衙門，到加爾瓦略山上所走的

那一段路。而拜苦路的儀式，就是追念耶穌在這段路上所受的種種苦辱及慘死。

相傳耶穌升天後，聖母常到這段路上去憑弔他聖

紀，方濟會士聖良德大力宣傳拜苦路的敬禮，並確定為十四站。在現代的聖堂內，幾乎都有這「苦路十四站」的圖像。

「苦路十四站」包括：耶穌被判死刑、耶穌背十字架、耶穌跌倒在地、耶穌與母親相遇、西滿幫助耶穌背十字架、聖容印在帕上、耶穌二次跌倒、耶穌勸慰痛哭他的婦女們、耶穌三次跌倒、耶穌噉酸醋膽、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、耶穌死在十字架上、聖母懷抱耶穌的屍體、耶穌的屍體葬於墳墓。

苦路全長五十公尺，是彎曲曲鋪上石頭的窄巷，石階也多。在這條苦路上，原以為會最深切的感受，莫過於追隨耶穌基督的脚步，走苦路一回！

苦路是耶路撒冷舊城的靈魂。網上圖片

遊耶路撒冷舊城區，要得到最深切的感受，莫過於追隨耶穌基督的脚步，走苦路一回！

苦路全長五十公尺，是彎曲曲鋪上石頭的窄巷，石階也多。在這條苦路上，原以為會因為耶穌的聖蹟，受到特別的保護，比如會有圍欄，或特別的清掃整理，但看這條路上住着猶太人、穆斯林，有小商店、住家、教堂、清真寺，和一般老舊社區相仿，但多了份多元民族和宗教融合聚集的氣氛。

這時，蕭紅生命裡真正的男人出現了。他是蕭軍。借助一場滔天大水，把他蕭紅從小旅館裡救走。又是他，把蕭紅從軟禁她的醫院裡強行接走。蕭紅的孩子就此被抵押給了醫院。這成了蕭紅一輩子的痛。

蕭紅懷過的第二個孩子是蕭軍的。但當時，她和他已經分手了。這對當時的抗戰作家夫妻，以《生死場》、《八月的鄉村》在左翼作家群裡脫穎而出的鶯鶯作家，也已經分道揚鑣了。有人說，他們分開，是因為另一個男人。而其實，蕭軍對好友明晰地說過，他說，「她單純，淳厚，倔強，有才能。我愛她，但她不是妻子，尤其不是我的。」

在蕭紅與蕭軍同居的5年內，他們是戰友，是文友，也是伴侶。作為文友，蕭紅的文學才華要勝過蕭軍，魯迅先生評價說，「從寫作的前途看，蕭紅是更有前途的。」作為伴侶，蕭紅承擔了全部的家務，而她是不稱職的。大家庭出身的蕭紅並不會針頭線腳，鍋台灶頭的事，她也都不擅長。但是，她必須學着做。她對前來看望的朋友抱怨說，「作家？我常常忘了自己是一個作家。自己不做這些，誰做呢？衣裳不能自己乾淨，飯不能自己熟，襪子不能自己補。是事兒都要人來做。」而即使這樣，蕭軍仍是不滿意她的，無數次吼她，「這是什麼媳婦，不會做飯，不會生爐子，天下女人都是廢物。」

我一直記得在報紙上讀到的一篇專欄文章。一個女教授寫她和學生坐出租車時的閒聊。她問那個男生有女朋友了嗎？男生支吾了半刻才說，有，是有的。但我不會跟她結婚的。因為我父母不同意。父母的意思是，妻子將來是要承擔操持家務養育子女的重擔的，而他的女朋友太文弱了。但是，男生說，我現在和她還有感覺，我們還在一起。等到想要結婚的時候，他會另外找一個。

女教授當時的感覺是震驚。她以為，她在美國生活了太久，這次回來教學的時間還不長，她還不能適應這種中國式的「落後」。她說，怎麼感覺像是到市場上買一匹馬或者牛，先看看牙口好不好，因為這匹馬或者牛將來要在這個家庭承擔耕種勞作的負累的。女教授不知道什麼叫「鳳凰男」。這個男生有良好的教育背景，但是，他對妻子的要求和一個100年前的男人沒有什麼不同。甚至和一個500年前的男人也沒有什麼兩樣。妻子麼，也就是一個做飯的，和一個做愛的女子。如此而已吧。借用電影《白鹿原》裡的一副對聯：天下事渺茫如此，古今人大抵相同。

但其實，有一本美國人寫的書，書名就叫《妻子是什麼》。書裡有一句話讓我仰天大笑了良久。一家報社徵文，題目就叫「妻子是什麼」。有一個女人從威斯康星州的監獄裡寫信來說，她發現她在14個月的監獄生活裡所感受的快樂，比她在18年婚姻裡感受到的要多得多。看來，不僅是古今男人大抵相同，東西方的男人也大抵相同吧。

## 妻子是什麼

惡，他也許不知道是不是一種惡。

這幾天在讀上世紀三十年代女作家蕭紅的傳記。蕭紅有一句名言，她說，「女性的天空是低的，羽翼是稀薄的，而身邊的累贅又是笨重的。不錯，我要飛，但同時覺得，我會掉下來。」她於31歲風華正茂之時，從理想的天空掉了下來。她的遺言是：「半生盡遭白眼冷遇，身先死，心不甘。留得那半部紅樓，給別人寫了。」

她的身世，每讀一次都會傷害我一次。雖然，我和她的出生相距差不多有100年之遙遠。但是，她所遭受的來自男性的不公，100年來，每時每刻，像陰霾一樣籠罩在很多不幸福的女人頭上。從來沒有消散過。

錯待蕭紅的第一個男人，是她的父親。甚至後來的研究者懷疑這個父親的身份，他是不是蕭紅的親生父親。因為，他狠心把正在讀書，對未來有無限憧憬的夢幻少女蕭紅強行拽回了殘酷的現實，強迫她嫁給一個她不認識的男人。因為，她是女兒，總是要嫁人的，不值得更大的投資。這導致了她的出逃，並慌不擇路投靠了一個並不可以依靠的男人。她的初戀，她卻不知道他是一個有家室孩子的男人。一個不誠實的男人。而蕭紅父親的作為，在當時不算什麼過分，即使在當下，也不算什麼過分。有多少聰慧的鄉村女子，因為生而為女性，就失去了讀書的機會。從而失了遠走高飛的最初的起點。

然後，因為他的父親不肯退彩禮的錢，她的未婚夫也不甘心被出局，就找到了正在哈爾濱走投無路流浪街頭的蕭紅，在一個幽閉的小旅館裡和蕭紅同居。然後，幾個月後拋棄了懷孕的蕭紅，留下巨額欠賬，一走了之。氣急敗壞的旅館老闆囚禁了蕭紅。

她的工作人員同樣需要休息，尤其其演員靠面口搗食，每日

至下午，然後再開廠景，由下午接近黃昏時分，一直拍至半夜才收工。大家經常聽到演員指開工時間為零六

八，即由清晨六點一直開工至半夜凌晨四點。

他們就沒有這種身體，要開工一樣一樣假。

他們想改善員工福利，我覺得最應該改為每日一組，演員及

工作人員也同樣需要休息，尤其其演員靠面口搗食，每日

至半夜才收工。大家經常聽到演員指開工時間為零六

八，即由清晨六點一直開工至半夜凌晨四點。

他們想改善員工福利，我覺得最應該改為每日一組，演員及

工作人員也同樣需要休息，尤其其演員靠面口搗食，每日

至半夜才